



10091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五

明橋李蔣之魁輯注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遷出汴州依

張建封于徐。四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反覆重繕不是

嗟嘆須會他無限深情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

懸於吾也

以吾或作以余。今按此書除下文江湖子樂也一語餘並作吾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知爲見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其於人人或無下人

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他人非是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

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

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

或作以。澹澹語點綴獨相知處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

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

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

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

從之或作從今之人但上語與世相



濁卽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

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應前足下知吾心樂否也極有波瀾有頓挫有吞吐有含蓄去

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灰無所於歸遂來于

此於或作與或作以收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貞元十五年一月從董晉出汴州

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睢上主人謂張建封也符離詳見後白兔狀睢水各在今徐州城南

及秋將辭去因被畱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默

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其意已自可想李習之娶吾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亾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習之期也公亾兄卽

禮部郎中雲卿之子余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

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

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待奉吉慶愈眼疾比劇

甚無聊不復一一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皆非是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存亮竇字也○公時以言事黜賜

山令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黃震曰與孟東野答竇秀才二書

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  
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念所切下音語

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

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自叙不盡感慨如滄如

淚凡此學成年老道窮智困者獨退之歎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

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

朝夕貞元十九年言天旱人飢疏罪黜足下年少才俊辭雅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

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

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雅或作清

書或作盡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

人之地以相從向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舟一作川左一作尤皆非是雖使

古之君子積道藏德迨其光而不曜膠其口

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

羅列而進也其光或只作世曜或作耀請或作情困或作簡若愈之



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

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

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

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稠載

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稠苦隕切一作稽○管子

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愈白稠載而歸國語注稠黍束也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李尚書各實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所見公卿大臣

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

恃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

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

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

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

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

青艸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  
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閭下親臨其  
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寇亡鬼喪影滅跡絕  
非閭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  
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閭  
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  
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講非敢以爲文也以爲  
謁見之賚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書或作狀○公貞

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  
作○茅坤曰類終軍白麟奇木對而  
不無摹倣痕跡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

質皦白天馴其心

皦或作全或作皎馴音循

其始實得之

符籙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屯名如唐孟元楊董  
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

軍田則此屯字  
乃屯田之屯耳

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

逸人立而拱

屯或作田弗或作不

竊惟休咎之兆天所

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



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  
或無愈雖不敏一語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逾象也

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  
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

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  
戎一作戎名下注絕句今

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計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麗或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

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道下或無

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閣下股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經藏書

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逾亂之臣未皿

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  
無一

閣下字鑽職日切之屬一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今按之析二字文理分明蓋其屬歸我

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願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

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

論語中字也○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歟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

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典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

言蓋祖此是宐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

狼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邪

或無不惠二字念一作合全無文理默默邪一作默賀也

亦不成文理 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一本注異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

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其自叙處

頗佳末路淺近不倫虞集日中多自悲并以自譽

十二月九日

永貞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

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

十年矣

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凡二 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

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

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

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好或作喜

讀音逗 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

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

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

不通達

山嶽一作泰山與上下句法不類非是

惟是鄙鈍不通

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智一作身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許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

為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驪蔑惡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

其手以上日子若無言吾幾失之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

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難為屬上句為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

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一本仁下賢下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其於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非是自江而西既

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

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

舉事室必施設室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

之之力宵戚之歌驪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

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

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采于躡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或無愈再拜三字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汾字汾尉遲名也黃震曰退之上李侍郎

書云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

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

勵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

浩汗若河漢正聲諸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胸中

之自得者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

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

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

之遺古之遺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

異也

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

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

以言結處一轉有含蓄留自家地位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茅坤曰納交之次如此此其所以既合而不為睽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

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於貌定

果於或作果以

知人堯舜所難

舜或作帝

又嘗服

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

者平昌孟東野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

東野

德州平昌人

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

足下為處子之秀

敦詩名羣

近又得李七翱書亦

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

李下或無七字甚下或有矣字

夫以

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

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

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

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

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

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間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

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

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

見臨愈白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字上或有鄧州北寄四字或注頓字○

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

頓字允元○茅坤曰似譽而昌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

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

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

天保樂詩保或作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

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歸作胡笳十八拍詞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也

移族從弁與京兆書舊注頓世雄朔易時移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弁為徒并非也今按



劉集代實答頓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  
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  
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  
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

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庚上

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

懼忽若有亾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

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

尋丈人則狎而翫之  
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

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

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悼或作憊或作惶或作憊○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又情震悼  
閣下

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

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

之毗諸侯之師  
區或作樞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

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

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

事信其理切  
憚赫或作變化閩蜀錄粹皆作憚赫字小訛也憚丹末切與憚

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

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  
且上一有而字揚

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

灑灑而且噩噩也雲下或作言字灑胡老切曾者齊君行

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韓子管

仲臨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見論語夫馬之

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

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則字

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

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一本上有為分司郎官又字○鄭餘慶字

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

東都○黃震曰上鄭相公二啓皆自訴所欲言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一本無之今按言猥若俯

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摺然尚有

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躋懷不滿

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悚或作慄有下或無厥誠字躋或作瀆字通用

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屬吏元和



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

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一本無入

字非是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竊自計較較或故事有

受與報不宐在門下諸從事後作校故事有

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

下所宐憐也已上一無於字非是分司郎官職事惟祠

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

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

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

韓昌黎集卷第十五三徑藏書

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

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宐

敢以病告僂音泥鳴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詩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

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伏惟俯加憐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作特皆非是然得失之意已詳

察幸甚幸甚一無俯字或無俯察二字俯或

首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一本上有爲河南令四字○公元和五年

冬改湖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劉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

篤道君子也。○凡此等言事之文，太  
鍛鍊，則詞近艱，太條疏，則意已淺。最  
不易作。此退之上。留守鄭相公一啓。  
激切頓挫，抑揚有法，獨爲得體。茅坤  
曰：情直而辭婉。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

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

大君子，當以道不宥苟，且求容悅。念上或無伏字故

於事未嘗敢疑惑，宥行則行，宥止則止。止一本並

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非是受容受察，不復進謝。無受容字非是

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今雖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三徑藏書

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

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

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

外下或無於字非是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

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

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畱守，出

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

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

以錢賄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



籀中以陵駕府縣

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

此固相公所

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

嫉下

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

昨聞相公追

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

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

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

長下

或無者字非是

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

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

生疑於萬一

一無於字

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十六

三徑藏書

去朋黨心蓋覆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

黜烏敢切黜徒敢切○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

小人受私恩

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

相公憐察幸甚幸甚

受私或作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大煩

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復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愈無適時才用

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各可自罷去不啻如

棄滄唾無一分顧籀心

一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

字一本無各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其文皆不可讀但作得一事為各可自罷去文義何等通暢畧無疑滯今从之顧失大君子繼

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韓昌黎集

卷第十五  
十七

三徑藏書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五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

青天不美之文報也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謂書之菁菁然盛也

少言上宰相書唐制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

辭三試於吏部不售而黜於中書此

貞元十一年所以宰相書求仕凡

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時宰相趙

憬賈耽盧邁也詳見一卷感二鳥賦

注○上宰相第一書但以洳洳莽莽

有疎宕之氣茅坤曰引經術

似劉向所乏者西漢風韻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國史補進士得第

謂之前 進士 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矣或作也○詩見小雅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艸也阿大陵

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艸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菁菁然盛下或無也字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

祿以寵貴之云爾或無下百朋字賜之或作錫以其卒章曰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

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

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載

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

於其才無所遺焉邵伯温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馱泮閼之詩使聲于

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義二百餘字蓋少作也孟子曰君

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

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

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

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

相乎十七字一本云存此則與後無孰能至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

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元十一年乙亥 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

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

孜焉亦不為利一無而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

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

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

作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

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譁張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之說無所出於其中約上或無守字 懟音隊譁音朝 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

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官或作宅一畝之官本儒行語公苗

蕃誌無官以歸今本亦誤 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

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灰而益固得其所者

爭笑之 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 追憶平生無限悽惋讀者殆難為

懷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

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滄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

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子之下或有所字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于下別有之字一夫

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

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有

濃至情故惻惻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

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疑志字衍洪範曰凡厥庶民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

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二不字或並作弗抑又聞古

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逾之矣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無而字抑又聞上之

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

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

理不明者耳富字下或無貴字下之修己立誠必求

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



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

沒或作役  
○國語重

耳不沒於利  
注沒貪也

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

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

一其致或  
作其致一

苟以是而

爲心則上之遺不必難其下下之遺不必難

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下或  
有於字

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於下或  
有其字

抑又

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

下而天下從焉

化上或無之字則或作  
其疑當併有則其字

因人

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

也或  
作矣

今天下不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

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

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

以非常之遺禮之而不來耳

求下或有儒雅  
字雅亦或作士

家下或  
有之字

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

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身之所安豈有異

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

處獲狴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

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從或作俗非是  
今按後卷與馮

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而方闡國

家之仕進者

聞下或

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

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

勢之逾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

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進下或有者字○自是古今同病昔

人云科目之設所以待豪傑實所以困豪傑也信然

彼惟恐入山之不

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

進或作止而宰相而爵或並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

或無於字

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

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

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

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

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



下之行遺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茅坤曰收拾亦是本劉

向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

若干箚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

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 後十九日復上書

通篇以勢字時字作主意其行文快利直

似昆吾劍切玉若泥張九成日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

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

而疾呼矣畧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茅坤曰

所見似悲感而文則宕逸可誦孫鑣曰未免以言為宰相虜矣然其起伏

###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 三徑藏書

揅縱盡文之變真贖世才也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

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

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

右

或無向字及逃字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

也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

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

欲其成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

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灰

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

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

也 只一句結束有筆力王維禎曰前雙提後卽散應文字方鎔落可觀愈之疆

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遭之險夷行且不息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旣危且亟矣大其聲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

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 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

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見之矣又字或作歟非是不下或有之字○以蹈水火

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茅坤曰逐句照應行文血脉

相貫如金鎖骨有言來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

葬於火者有可救之遺而終莫之救也閣下

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

宜動心者也 王鏊曰一跌纔見精神或謂愈子言則然

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 愈下或有曰字○王維禎



曰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轉溪闕其時不可之說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

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

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下或

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前五

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

今豈異時哉茅坤曰布衣裳抽擢自是愈自開後門且今節度

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

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敬者而曰不可乎觀察下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聞或作問古

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取盜舉管庫俱出禮記已見十一卷行難情隘

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

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文極奇邁昔山谷評太白與韓荆州書譬

如生富貴人雖醉着賒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吾於此亦云黃震

曰退之伏允範門三上宰相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為大丈夫正斬為天

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遊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摠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為何如而可幾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陰陽進退不由真情此則周公來立說公罪人耳林希元曰以周公來立說公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人亦不敢怪意復婉轉令人都不覺未雖有求乞之態要其自處亦甚高文字開闢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錢穀曰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處曲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

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

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

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

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有

人字無欺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服之外者皆已實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

而不卑茅坤曰議論正大勝前篇當看虛字幹旋處孫鑣曰筆端隱躍變化若誦



艸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宥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化作七

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

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疾忙挿入此二

句而隱隱搭上自家來最巧妙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

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

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

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顧充曰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曲如周公之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

巧在虛字幹旋茅坤曰此又推出周公之心以鼓舞時相極有神力多是將無作有生烟

波 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

之功不衰句已可住而添不衰二字其法便奇茅坤曰補此三句文字何等呼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

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

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豈盡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

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宐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豈盡備至此段連用豈盡字對上皆已二字絕有筆法 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比

或作如比○又添兩 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

捉髮亦宐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宐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

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聞人辭

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款款叙言至此纔盡其意然以前是相之



道以下是 士之情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

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

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

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遺者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一有也字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

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此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也位文章絕妙故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

不知止焉數音朔○連用四矣字其勢急又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

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轉旋也寧獨如

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恐字句法便弱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

在句末法更奇健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

無文非是愈再拜

###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與崔大處

得足下陝州所留書

裴子不詳崔大敦詩見前卷答楊子書陝州漢

弘農之陝縣今屬河南府

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

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

官一作功

欲致一書開

足下弁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

不能成就其說

開或作間

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

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

或無以字今按

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

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

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

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

行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十四

三徑藏書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

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

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行疑當作復或作亦當或作將隩音

郁或作與或無世字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

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

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

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

或無方藥二字

今之仕進者不更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

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

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爭一作事此句或無今字

懼足下

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

或無我字○韓醇曰公時自勵如此此其所以卒為唐儒宗仰之如山斗云

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

或無兩之字不為或作為不

既貨馬即求

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我謝焉

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已詳見前公時三試吏

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蓋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黃震曰答侯繼答崔立之二書皆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

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

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或無

字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殺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管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  
之於故舊之道得矣

扳音攀援于元切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

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

或無之字

不能默默聊復

自陋

自明或作明白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

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  
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

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

轉掉最捷便

及來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  
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  
以爲可無學而能

賦詩或作詩賦

因詣州縣求舉有

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  
得仕

司下或無者字

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  
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

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  
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



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  
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忸音蚬怩女夷切既已

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  
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  
之余亦無甚愧焉吐詞極婉轉實似自譽而不迫於誇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

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  
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區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

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或

作數生或作出言多慷慨然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故凡僕之汲汲

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

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

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割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勃

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工人一作良  
工知上一無

見字兩則一作則兩則足下一有而字病一  
作痛亦作疾勃渠京切剋或作則下同○下

和獻玉則足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

事見韓非子

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

後進或作後振尤  
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則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  
或無復出爲

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未嘗獻  
未嘗則二語是韓公有見解處方今天下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  
十八三徑藏書

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境或作地  
或無境字僕

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

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

之得上或無其字○取一障而乘之見西  
漢武帝時何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詒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

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歿發潛德  
之幽光終上或有所字○此是太史公  
自叙本意然英雄退步只爾爾二者



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  
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  
如何也刑或作形。以辨作收有勢自是我輩語。士固信於知已  
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仲。吾下或無之字。愈再  
拜

###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翊非是。貞元十八年陸參佐主司權德輿於禮

部公以李翊薦於參佐。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答李翊書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其養根埃實加膏希光數語尤爲名言。呂居仁曰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唐順之曰此文當看抑揚轉換。

###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 三徑藏書

處壘壘然如貫珠。茅坤曰要窺作家爲文必如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字句求之何哉。孫鑛曰文章一道昌黎每不輕易語人。此獨詳盡。

六月二十六日

或無此六日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

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

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况其外之文乎

外或作餘非是

抑愈所謂望孔子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

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鳥。

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

謂立言者是也

或無者字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

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

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

同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

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唐順之曰即

此中間又隔許多歲月階級只因昌黎特因文以見道者故猶影響非心中工夫實景所道故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未也

至一作志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餘年

一作年餘

處若忌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

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

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

人下或有也字○孫鑛曰取字注字下得妙

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



來矣

汨音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

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二則字下或並

有心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

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

後或作后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

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

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源或作府無絕其原亦作無虛其府。自

學之二十餘年至此中有五級公特言其自得如此要各行一級到一級非淺學職等者

所能

窺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茅坤曰總論却是名言

雖如是其

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

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

屬諸人君子則不然

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

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

乎其無足樂也

施或作垂也或作乎

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

古字下或有入字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

聃相為言之愈白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陸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

典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為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

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之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

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

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

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漣轉者是也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重答翊書答下或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

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

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

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人一人

非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

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或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

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

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



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

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

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

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

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

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異字

元和五年八月以李異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大

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黃震曰俱就育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或中求活法也王鑿曰太史公作荆軻傳悲歌慷慨情態曲盡此篇中日

自喜曰自悲曰自奮無限感慨最善描寫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

使中丞李公閣下寫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

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

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犖呂

角切○邵寶曰起處便勁拔峻峭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

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

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

將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

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見或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

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自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

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

退下或有而字語上或無能字○茅坤曰忽喜忽悲情景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如生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

人之遺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

十萬不盲者何限十或作百○茅坤曰此幾轉洶湧壘出可滄可泣

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

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

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無端轉

入自身上奇極妙極錢穀日以盲字反覆議論連用七盲字何等光采而主張全在盲於



目不自於心的意思  
此等議論亦自奇崛  
幸未歿實欲一吐出心

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  
或無

心中字或無見  
字致或作置  
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

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

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

彈絲敲金擊石也  
於或作爲進其或作進籍

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撻玉也今按敲字甚怪

所引盧仝詩當亦誤本耳擊或作拊或無之

○白樂天嘗贈籍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伐少其倫當時所推重

如此故公爲  
其自任云云  
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金乎  
諸本專字在必

况亦絕無可疑一本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

是精字更詳之儻上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  
字今按並  
字疑衍  
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

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

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歿之年皆閣下

之賜  
幾下或無其字  
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

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室如何

報也閣下裁之度之  
裁下或  
籍慙覲再拜  
音

映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秀才各師錫圖

南或其字也按公與李生本無舊獨與李觀詩中得其人故遂托李觀始

終以寫兩與之情焉然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實則當在十

年後作也○答李師錫書全從李元實說來婉轉凄切如詩家所謂意外

景意中人也呂雅山曰此篇與答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

一則由李元實立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愈白故友李觀元實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

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元實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二十六

三徑藏書

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

非庸眾人

苞或作包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

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實既歿其

文益可貴重思元實而不見見元實之所與

者則如元實焉

一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或作以義通○數語便是

黠然遙思聯想如隔世事妙妙楊萬里曰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實而不見云云此用

石勒語王浚贈勒塵尾勒懸之壁問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

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實之聲

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實之知人交遺



之不汚

文辭本指李生所作一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非是假使實謂元

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

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實也

次或作乎於或作乎○情之所至輒俯仰低徊不能已已

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

敢自愛其遺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

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遺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

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

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

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法師錫字云陳生字也或云恐與上題

韓昌黎集

卷十六

三徑藏書

師錫字相混未知孰是○陳商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謂事親以誠不

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鍼

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為吾徒者皆所當服膺其說焉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

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

愈是所謂僭聽於聾求遺於盲雖其請之勤

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

或亦無之

愈之志在古遺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

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

所問則各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  
厚意不可虛辱聯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  
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  
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  
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  
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  
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  
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一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或併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六 三徑藏書

上已字亦無皆非是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

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

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

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

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遺也行上或有

文字皆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

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

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

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



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

埃見焉

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旬切○公時為博士故云

愈白

與李翱書

與或作答○虞集曰反覆辨論總不放到自家地位

使至辱足下書

或無足下字

歡愧來并不容于心

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

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

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

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

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

衣

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

韓昌黎集

卷第十九

三徑藏書

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

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

此句或無將字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

謂上或有

誠字城或作誠

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

之或

哉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

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

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

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

當以驅為正

僕在京城八九年

謂應進士時

無所取資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

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

難矣長下或有巴字非是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不以上或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

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知

或無我字資上或無所字從或作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

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

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能上或無安字其上或無

處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

也為或作如○以上言不入京之故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

乎此謂張建封幕府累累隨行役役遂隊飢而食飽

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一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

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

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

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



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嗟乎子

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

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以上言

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彼人

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

不灰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聖上或無有

之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

韓昌黎集卷第十六三徑藏書

則餓而灰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其跌宕創體類自離

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

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一作愈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六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七

明樞李蔣之翹輯注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

小吏

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

六一

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故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云○終

篇當看其抑揚開闔反覆頓挫蹊逕全自孟子中來蘇洵曰昌黎此書如

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龜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林希元曰此書見退之平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生異於人處義理既正詞復婉順起伏變化曲盡作文之妙茅坤曰申情

之文故室於圓暢反復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昌黎根

氣自如此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

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

得而不言忘一作望非是喪一作哀或作衷皆非是凡執事之擇

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

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此是文章有把捉處不然亦折不

倒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

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於下矣矣一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

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二教字或並作命或上句教字作受命下句所受教字作所以受命皆非是○此段分明

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禿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遺者聞命而奔禿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遺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而愛一作而能愛而忘一作而不愛二語

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

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此言進一作言此言一作言此事

起處以初受命不敢言既而以報德為心安得不言此又以惟執事可聞此言惟愈於報事可以此言進是逐段作奏節關住了却放下去不覺文勢奔逸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

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

終或作中

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

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

必皆

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

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

此

好一作待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

無悔也

能上或無賢字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

用此却是孟子中來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

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

或無所字

天下之人聞執

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苟如是雖日受

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

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

或無複出知已二字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

而垂仁採納焉

哀下或有察字今按罪下已有察字非是

愈恐懼

再拜

答胡生書

武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文公引致後輩為

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

也考登科記直均為貞元十九年進士○虞集曰情本悃悞而有深思處

堪把玩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

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

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

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畧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遣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遣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不知者乃

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利下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

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

語或作謂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

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佳或作嘉又作加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昔人

言凡與先達文字甚難語太抗則驕太卑則諂如退之與于襄陽書不抗

不卑最爲得法翹則以爲盡失之抗母平謝枋得曰昌黎作文專占地步



上其 如人要 在高處 立要在 平處 行要在 潤處 坐下之人 負其能 不肯諂其上

器二人 不害為 君子上 之人負 其位不 肯顧

其下 則不免 為小人 高材多 戚戚之 窮

其不 則是 君子而 安貧賤 盛位無 赫赫之 光 則是 庸人而 苟富貴 韓公之 所以

自處者 可謂高 矣 茅坤曰 前 半 瑰瑋游 泳後半 婉恋淒 切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

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

上或有夫字 達或作進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

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議論個黨固能動 人後進與先達抗

此如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

之疎也援音爰推他回切 禮記上弗援下弗推 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

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 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凡上 凡六



轉反覆重疊愈不厭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特立而獨行遺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

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抱一作苞云文選包多作

苞陳實碑所謂苞靈躍之純是也今按抱字已通况韓公未必固用選語始置之世下或

有出字不世或作出人字立下或有而字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

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宥聞而久不聞也將或作其○孫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鑛曰設疑辭以道達何等婉戀愷切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

於恒人閣下將來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

自隗始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階切○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躬身厚

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對曰今王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

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呂祖謙

曰是時韓公已為博士雖一命之卑亦足以祿妻子矣何其乞哀如此如曰吾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焉或作哉非是○錢穀曰後半截議



論皆是設為疑詞以自道達首尾同顧聯絡  
精神大都老於世故合於人情故放言高論  
筆端自不窘

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  
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以一

以與義通齷測  
角切磊魯猥切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

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  
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

公為國子四門博士大較公與崔羣  
相知深故篇中情悃與諸篇似不同

云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  
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唐宣州今為  
宣國府宣城

縣屬南直隸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  
歛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

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  
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

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

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

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

臺邪

等下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文勢當有  
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靈臺字見莊

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

不並以北將息之遺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

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宐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

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宐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遺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

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

或無所與二字

或以事同或

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

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

不可

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看六個或字見得平生深交有此六樣

却在

凡諸淺者固不足遣深者止如此

諸或作此

或無諸字

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

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

僕愚陋



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如足下出

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

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

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

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

不我知亦過也用反語一綴有急瀨迴湍之勢比亦有人說

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

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

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此而疑之耳伏或作服

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艸賢愚皆以爲美瑞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

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食上或至於

稻也梁也膾也脩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

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僑音燕於吾或

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

卑位則旋而灰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旋或作旅竟上或無意字皆非是無乃所好惡

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肯記任其灰

生壽夭邪未可知也語極慷慨令讀者不得

此段文大似伯夷傳中來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

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

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茅坤曰怨而

不排悲而不傷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

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或作

潁水○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自盧氏閭頰嶺經洛陽入洛潁水在登封俱屬河南府近

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

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德蒲拜切

車左奢切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髻○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車謂



車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

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

見一遺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

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成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

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

不可去矣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卽中嶽也珍重自愛慎飲食

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

###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 三徑藏書

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此篇自解中却有諷意而筆陣亦復

蕭散黃震曰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羣書言交際

之情婉轉悠遠與陳給事書言於貴官門牆易疎之狀尤明切動人謝枋

得曰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茅坤曰洗刷工而句調佳甚孫鑛

曰極力鍛鍊却又一氣揮灑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

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

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

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

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

日愈也遣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

昔人云文者貫道之

器文與道原非二物退之乃云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將岐文與道而二之邪此退之

竟以文學終也

夫遣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

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

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

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專上或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

或有也字皆非是○總理周匝一篇精神全在此

去年春亦嘗一進

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若上或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閱字爲對屬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

屬或作厲今按屬猶附屬連屬之屬决非厲字也

退

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

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

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

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

退而懼也

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

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

示或作不盡○



逐段波瀾至此更覺橫溢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

志賦已下十晉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

下或有賦送孟郊序一晉生紙寫不加裝飾

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更

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楷下或無字

字意或作言○邵伯溫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

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甚故不用退之

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愈恐懼再拜

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於

喜聞過中都旬旬有地步局面自好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

朋友遺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遺僕何

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或云漢武紀

亦有此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

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  
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  
乎懷音凜訾音紫僕居或作然僕退而思之  
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



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

思下或無

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

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

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

造或作居○數語摹畫強項景狀頗

似蔣生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

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

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

者邪已或作以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十五

三徑藏書

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

行下孟切○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雜引古作自己說話退之好

用此法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僕何

能爾或無而字恂許勇切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

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

向或作望且下

或有懼字或無可字○世態至此直令我輩笑啼俱所不敢然予揣韓公意中却有自家

一人直已而守主意在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

則下車拜

車下或而有字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

者吾之師也

過上或無吾字

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

忘也

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

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

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遭過盛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

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一下或無二字

亦其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十六

三徑藏書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

或無此六字

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專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

謀上或無能守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

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



言也

黃震曰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其與衛中

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怠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勢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求陽辭心口為二妄意廉退之名真

之徒耳

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

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

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

之也

為幸或作為不幸非是

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

者不可也

吉下或而有字

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

石大任曰韓愈謂貴

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

存乎已者

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

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

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

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

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艸樹

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



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

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

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說利害最微隱人多不覺故先破衆說以伸已意或危言或婉詞俱最切實有味劉夷叔曰

公上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茅坤曰其詞旨與司馬相如

諫獵書相參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

韓昌黎集

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

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

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

諫

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

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或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

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

大者殘形軀墮或作墜下同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

意必曰進若冒熱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

軀者哉

先提破建封拒諫之意以塞後路文勢遒緊

愈今所言皆

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

事上或無之字

馬之與

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骨之相束血氣之相持

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遺步驟

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

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忝不

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

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

骨筋或作筋骨決下一無矣字非是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十九

三徑藏書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豈韓公作歇後不了語也○毬之害句一

束有千鈞之力文更有操縱

凡區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

懸垂於胷臆之閒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

危哉

臆或作腹

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

雖豈弟君

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

之一端也

雖或作權或無一字○茅坤曰告人自當如此

愈恐懼再

拜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我儕學不



可妄假而亦貴乎自信如曹子建云  
文之佳惡我自得之杜子美云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皆有識見有  
權當之語退之此書其意大略相同  
但於揚雄太玄經以為不止與老子  
爭彊人言其勝周易而不以為非此  
退之紕繆  
特甚處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筮或作仕但力為之古文

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

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或有即字也上或無之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

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

字則人或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

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

然以埃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管楊子

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

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日上或無之言

二字子雲處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

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



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爲

知雄者

未爲或作不爲

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

師之書勝周易

師上或無其字

然侯之他文不見於

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

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質

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耳或作矣

近

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

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

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

三徑藏書

也

長上或無年字幾下或有至字

然閉其弃俗尚而從於寂

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

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

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

久不

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或有而字非是

愈再拜

不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

人

權德輿典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此唐

制

主司取士於試文外又舉行諡采聞望故其爲書如此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



爲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

者亦將一年于今矣接上或無跡字陞或作昇念慮所及

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

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

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

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

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

韓昌黎集卷第十七三徑藏書

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

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

閒疑矣誠或作識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

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

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

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

已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年喜

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

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

之父仕不達弃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区六年矣

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或無干野字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

○觀喜之人文俱足不朽惜其無傳于世

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

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

下

相字上或有字非是

有劉述古者

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

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二十三

三徑藏書

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

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或無

矣字或作爲日久矣

有韋羣玉者

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

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默之耶據言云韋紆卽羣玉也

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

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

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



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材或作行非是其日賢即有行也能上或無而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普薦而極論者

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

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

語或作論

或無有字有沈杞者

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

張苒者

乾或作弘與登

科記同元和二年尉遲汾者

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

李

紳者

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相

張後餘者

貞和二年後餘中進

士李翊者

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

或文或行皆出羣之

韓昌黎集

卷第十七二十四

三徑藏書

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入望得才實主

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

以告之可也

與解或作以解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

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

人也

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貞元八年陸贊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肅字敬之礎大

曆七年中第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

歐陽詹傳詹與韓愈李觀李緯

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其餘則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八

明樞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刑尚書○邢謂邢君牙

也洪氏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悔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黃震曰極論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僭勢於王公

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

僭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

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

大畧與與于襄陽書同意

今閭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

如春戎狄弃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

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

常之願遇哉

下豈上或  
有是字

赫赫乎泱泱乎

泱音  
光或

無泱泱  
乎三字

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蒞豈乎

謹呼海隅高譚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

或願馳一傳

傳驛通也周禮大僕  
傳達于四方音嘽

或願操一

弋

操上或無  
或願二字

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

湟或  
作隍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

蓋亦或作亦  
蓋說上有其

字非  
是

豈非待士之遺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

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

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

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

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

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

或無  
日字

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亦或作又或無賢  
者至與之九字非

是日或  
作亦

欲求得士之遺盡於此而已欲求士

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

得或作待已  
下或並有矣



字 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或無固字若果能是道愈見

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

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下或再有矣字愈

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

名於四方前古之典亾未嘗不經於心也當

世之得失未嘗不畱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

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三徑藏書

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

於塔堦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或無至字不上

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逝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際或作下居十日

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

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奴

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

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

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

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愈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遇或作過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犖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伯樂遇之而不顧戰國策蘇代爲燕說

故能若是之壽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

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

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今臣欲

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於王而見之

大悅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

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

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

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何洛文曰以木與馬起議論是古今薦士語柄茅坤曰爾云

千萬人云云言雖多無益也正以起伯樂一顧之意今幸賴天子每歲

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下若

或有于字而無此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管人有  
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  
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  
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一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爲其  
如某何哉而無惜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  
書本爲人求薦而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  
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  
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  
求之意又無結未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  
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虞集  
曰始終言之一句收拾前意蓋始終以馬爲  
喻也卽篇首在肆不顧  
篇末鬻馬不售二意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此卽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不  
必有其理奇極妙極願充曰轉常爲  
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  
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  
錢穀曰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  
怒濤安瀾縈溢雜出其間自是洞庭  
岳陽奇觀茅坤曰空中樓閣  
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池之瀆大江之漬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

介之品彙匹儔也

瀆音汾匹或作比怪物龍之別名

其得水

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天下或

其不及



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

獼獼之笑者蓋十八九矣獼音實蓋下或無十字矣或作年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

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

喧笑者十而入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

者爭笑之是也禮記獼祭如有力者哀其窮

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成於沙泥吾寧樂

之若俛背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三徑藏書

李東陽曰既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甲異中尚有一段矯矯之氣視三上宰相書不同纔

見是退之氣節文字茅坤曰只一箇譬喻看他一連六箇轉換都只數句是以有

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成其生固不

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

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

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

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愈今者實有類於是

或作而鳴且號○句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



皆是譬喻只一句收文甚妙 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

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品○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

子寬夫端夫嵩夫無名正夫者豈正夫即嵩夫邪今且从舊○退之故人

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尋常不取

悅於今世者即退之本來面目黃震曰答劉正夫書與答陳商書合觀庸

庸者不足以自見怪怪者非所以諸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

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也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

先進之門何所不往或無凡字先進之於後輩苟

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

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各存謗歸語

亦確甚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

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

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



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

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矣一作爾或作耳○

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開闢今此非難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

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

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

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沈浮或作浮沈○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

當辭不工者不成文章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

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

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撰而力

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

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

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

後下或無進字若上或無要字不下



或無  
自字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  
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  
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  
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  
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  
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  
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  
以為何如或作  
如何愈白

### 答殷侍御書

題下或注銜字非是○此  
殷侍御脩也公嘗薦脩堪

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  
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 三徑藏書

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  
侍御為脩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  
此書曰八月益涼  
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  
感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  
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  
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  
缺日失月亾以至於老月或  
作日所謂無以自別  
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  
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

注公羊春秋

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公羊子各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所傳春秋非一高傳其子平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又開口授指

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

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

濱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

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

假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委請務道之傳而

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經藏書

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

後漢何休任城

人大傳陳蕃辟典參政事蕃啟坐休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

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

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戈以伐我聖經

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

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

其孰能勤勤綵綵若此之至

總綵或作拳拳

固鄙心

之所最急者如途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

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或作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

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答陳商書引喻甚佳甚切逼真戰國

策文字顧克曰好作奇語自有一種

才料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

章自然出奇觀退之答陳商書婉曲

而奇不待繩削自合矣錢穀曰譬喻

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

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紳縮變化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且喻以所守幸甚

知或作智且或作具

愈敢不吐情實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須求也意所欲也

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

三年不得入

齊下或無者字○韓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宣王

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宣王薨矣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韓氏之律呂

諸本皆如此方峯卿獨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

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其說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

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入音克諧是也其日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大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宮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歷志陽律爲律陰律爲呂黃帝之所作也○董份曰三句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却倒一句法不求奇而自奇

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或獨以鼓爲瑟

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又一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

是所謂工

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婉而宕

筆力輕俊如此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遺於此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

齊門者比歟

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或無此字

文雖工不利

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

也

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以明理之文求仕於當世而不投時誠如操瑟而立於

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所守斷不因時而爲之遷就也故區區之

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

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言下或無之字

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

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儼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



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  
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  
之○此書與原道篇俱維持斯道文  
字故能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燄呂  
祖謙曰此篇須看大開闔謝枋得曰  
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邪  
寶曰與孟簡書皆胸中流出其文不  
刻而妍茅坤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  
以此爲第一孫鑣曰關佛是文公一  
生大識力處故此書明目張膽至今  
讀之

稟稟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  
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  
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此傳之者妄也

或無吉州二字下云得吾兄  
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或

節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  
少下或無信字氏下或無此傳之三字皆非  
是○元和十五年距太子賓客分司孟簡  
吉州司馬按唐吉州今屬江西爲吉安府  
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

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無下或有所有  
字無與者字

自山名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爲事物侵亂

司馬光曰世稱韓文公  
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

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  
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  
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



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

來往

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或刪胸中無滯礙二字自又或作且○朱子

云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二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于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諛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飛樵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悴亾駢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且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及祭神至海上遂

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退之論佛畢竟在福田上立說孔

子云丘之禱乂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其類至

慶下或無自字

何有去聖人之遺捨先王之

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

悌君子求福不回

見詩早麓篇

傳又曰不爲威惕

不爲利疚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自孔子以下言君子不求福於佛

假如

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况萬萬無此理

崇或作福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十五

三徑藏書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成其鬼不

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布森或作森布非是

按公進平淮西碑伏亦有森列字可破○孫鑣曰此段語意從班婕妤化來更有波瀾

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自

假如以下言佛不能爲人禍福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

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子下或有有字不明下或

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數都故切橫去聲

○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為禍於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為甚大

然其拿一孟子立脚根極占地步揚子雲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云或作曰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

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

亂

至或作埃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茅坤曰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

佳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亾書招學士經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亾二三

尚皆或無尚字或作皆尚故

學士多老成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

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

帝三王羣聖人之遺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

王鑿曰倒收轉甚妙

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

此四句似抑而貶之

然賴其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

而已

崇或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是不應複出也○



此二句似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也此四句似柳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向或作苟侏音朱。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闡語言侏離。此一句又揚而

張之直救起前數十句語可扛鼎樓妨日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此

文字柳揚格謝枋得曰此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柳洪水孔子

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

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三徑藏書

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顧充

曰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

作自關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

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

鈞絲縣延延窳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

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甚或作耳。不仁二字最下得妙釋老之害過於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

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退之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此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又孟子與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士迷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名之則不往也愈則依于顛于宰相此其異者又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羅大經曰韓文公不會深看佛書故此書但能攻其皮毛然以孟子闢楊墨對說便見正大主意全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經藏書

在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四句 雖然使其遣由愈而粗傳雖

滅灰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遣以從於邪也

而粗或作且粗○呂祖謙曰磊壯有氣力茅坤曰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楊反

覆筆端如龍蛇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否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 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

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稱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闕邪說

距誠行之意黜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

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黃震曰答呂鑿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蓋山人矜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公故虛其說以

折之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信音申○史記

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宦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躬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

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

在弟子之列

僕下或無者字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十九

三徑藏書

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

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

雜而不貫

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貫或作實

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

於道者也

下乎字或作邪字趨下或有其字

方今天下入仕

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

習熟時俗攻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或本

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  
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贊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或者在字亦恐艸書  
者字之誤俟考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  
起務欲進足下趨歟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  
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

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

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實主

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

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

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

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

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三熏三浴見國

詔管仲事 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

書所言河南事跡或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

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垂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書下或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

有狀字連辱或作驛賴辱連紙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事綱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或有重字○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

其卒也謚曰頌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日闢副日式參謀日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

者此耳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

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

也於下或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

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三徑藏書

默默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仰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

按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

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

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

之勿遽捐罷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捐或作止

○今按捐罷字疑衍况此書題一莊子云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

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



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

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按唐書甄

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清巖山採訪使苗晉卿表之

諸府區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

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

已為起祿山下拜鉤禮居府中議論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

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

鼻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各之日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三徑藏書

左右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領待之希德歔歔止刀以實病

告迨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

官字曰禮闈曰憲臺禮闈成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田城野自力讀

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獲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

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

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室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

元稹善稹移書韓愈畧曰甄生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灰

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益百一焉愈故

答之云云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啗弃去祿山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成執不起卒不汗祿

山父子事甄音真弃或作亾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

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氏或作事非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

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

之者抗一作侷○元和五年積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取

韓昌黎集卷第十八三徑藏書

江陵府士曹○茅坤曰文極婉媚感慨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

也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

先人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

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遣人

之善夫苟能樂遣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

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

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疆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  
而已也黃震日文氣橫生可愛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竣  
愈再拜

韓昌黎集

卷第十八  
二十四

三徑藏書

后韓昌黎集卷第十八終

10091



